

插枝梅花便過年

冬日裏欣賞梅花，就像春日裏偏愛桃花。臘梅，臘月裏的寵兒，暗香獨步，不經意間，在那座老院子邊就攫取了你的鼻息，讓你瞬間腳步放慢下來。

在中國北方，臘月裏能看的花朵實在是太少了。像梅花這樣可以觀瞻、可以玩賞、可以怡情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梅花，是臘月裏的孤芳。

難怪鄭板橋有詩曰：「寒家歲末無多事，插枝梅花便過年。」哪怕是貧寒人家，沒有美酒佳餚，沒有貴客盈門，一枝梅花插在瓶子裏，年味就足了，喜悅的氛圍就立時出現了。

買一隻木梳，上面有兩隻喜鵲，一枝梅花。這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常見的圖案，名曰「喜上眉梢」。「喜上眉梢」是中國傳統吉祥紋樣之一。這樣的情景，在故鄉很多建築上也能見到，比如廊檐下的彩繪，或者建築上的磚雕。

中國人向來凡事希望有好彩頭，古往今來，人們習慣以梅花諧音「眉」字，以喜鵲作為「喜」的象徵。《開元天寶遺事》：「時人之家，聞鶯聲皆以為喜兆，故謂喜鵲報喜。」

梅花的吉祥寓意何其多。曰：「孤傲絕塵」。在王安石的《梅花》裏，「凌寒獨自開」，「為有暗香來」；在陆游的《卜算子·詠梅》裏，「無意苦爭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其孤傲，其高潔，其甘於寂寞，其香氣暗撒，都令人不禁對它豎起大拇指。

花中四君子，梅、蘭、竹、菊，各有高格。梅又是獨佔鰲頭，是領頭的香，足見其在君子界也是「帶頭大哥」級別的花卉。它不僅代表人姿態上的高雅和高貴，在很多情況下，都



藝苑草
李丹崖



▲梅花臘月開

資料圖片

用以指代「貧窮但有德行的人」，一身傲骨，笑對風雪。

自古梅痴何其多。林逋向來以「梅妻鶴子」自居；元代畫家王冕更甚，他一生種梅，畫梅，並自取齋號「梅花屋主」，我看過王冕的畫，鐵骨冰心，錚錚傲骨，躍然紙上；清代「揚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

，在他年齡大了的時候，一隻眼睛失明了，仍堅持終日作畫，他的很多畫作上，都可以見到有一枚閒章，云：「尚留一目看梅花。」即便是只有一隻眼睛可以看得見，也要看的是梅花；張大千也是愛梅之人，早年，每逢梅花盛開的季節，他都要南下杭州孤山探看梅花，晚年，他帶着學生，在這觀裏種紅梅花，以梅寫生，畫了許多《梅石圖》，幅幅精品，生前愛梅還不夠，他去世之後，還留有遺囑，讓人把自己葬在梅丘之下。

梅花是應該透過窗子來看的，不看其散漫的枝丫，也不看其疏影橫斜，只隔窗來看，好比張大千所說：「一枝入牖，眾香失色。」何其美妙！

與「大公園」的緣分——新年感懷

活了八十幾歲，迎接了這麼多次新年，但今年的感觸良多。別的不說，這裏只談談與「大公園」副刊的交往。

我是一九九七年九月第一次向「大公園」投稿的，其後沒有停過，算來已經二十二年。當時我還在漢城（今首爾）任職，每天看香港《大公報》，該報當天送達，消息很快。那時網絡新聞還不發達，了解世界動向很重要。我自小愛動筆，一天興起，就給「大公園」投了一篇稿子《大宇的啟示》，沒想到幾天後竟刊登出來，我心裏當然高興。當時的編輯還特別來信予以鼓勵，希望我繼續寫下去。就這樣，我和「大公園」結了緣。

次年回國，已到六十二歲，但退休後我仍堅持為「大公園」寫稿。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喜歡「大公園」，喜歡「大公園」的編輯。無論是早年的編輯，還是其後的歷任編輯，都很尊重作者，尊重作者的文稿。我經歷過很多編輯，他們工作十分辛苦，改



人生在線
延靜

錯字、白字也是他們的責任，但對作者和文稿，他們或缺乏尊重，任意修改，甚至修改得面目全非。一位作者，一個風格，一種表達方式，只要沒原則問題不必修改。「大公園」正是堅持了這一原則，編輯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與我通過信件商討文稿問題；最近我還與大公園編輯就寫稿問題較為深入地交換了意見。

隨着年齡的增加，特別是八十歲以後，精力和體力都明顯下降。我曾一度想停筆，不再為「大公園」寫稿。實際上，我已經婉拒了不少研討會的邀請和報刊的約稿，但對於「大公園」，我捨不得中斷來往。二十幾年的交往，一下子中斷，我感情上不能接受。直到現在，我還一直堅持寫稿。

迎接新年，對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我都有許多感懷，但就個人而言，與「大公園」結緣，是我想的最多的。

齊白石筆下的鼠

臨近鼠年，想起齊白石。

近期，看了白石老人的一個畫展，念念不忘「白石一揮」。「浮生無一日不畫」的白石老人，九十多歲還在提筆作畫，孜孜矻矻，令人欽佩。

早年，他擅長工筆繪製仕女畫，得一雅號：齊美人。五十多歲後，開創了「紅花墨葉」的大寫意花鳥畫風格，筆觸從人物轉向動植物，用大寫意筆法畫植物，工筆描繪動物或昆蟲，一粗一細，一動一靜，觸手成春，自成一家。最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是他的「白石蝦」圖，鮮有人知的是他還特別喜歡畫老鼠。

老鼠這種動物形象，本身並不討喜，民間流傳的「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俗語也不好聽。不過，藝術家往往有本事將老鼠美化得可愛起來，比如迪士尼經久不衰的米老鼠形象，還有經典動畫片《貓和老鼠》，八十歲的Jerry和Tom仍是表情界界的「萌寵」。白石老人筆下的鼠，也是小可愛，或偷偷吃着花生，或流着口水望着樹上的紅桃，或覬覦着紅紅的燭台想跳上去偷油……無



文化什錦
陸小鹿

一不流露出老鼠好吃、貪婪、頑皮的竊竊之喜。

白石老人為何熱衷畫不討喜的老鼠呢？原來他生於一八六四年，那年正是農曆甲子年鼠年，所以老人一生對鼠情有獨鍾，筆下誕生了多幅鼠圖，最終成為一個有趣的「鼠畫家」。

一幅《鼠子圖》，落款為：三百石印富翁。圖中肥肥的老鼠正在專心致志地啃吃一粒葡萄，邊上還散落着兩粒葡萄。「三百石印富翁」是白石老人對自己的自嘲。白石老人節儉出名，年輕時為了練習篆刻，親自去野外挑選石頭，刻完一面再刻一面，非得把一塊石頭刻得無處可刻時才罷手。他自嘲自己不富裕，沒有什麼家產，只有「三百石印」，從此被人們叫做「三百石印富翁」。畫面中的老鼠或許就是他對自己的一種隱喻吧：我有三粒葡萄，我就是一個大富翁。

一幅鼠圖落款為：阿芝。圖中畫有兩隻老鼠，一隻老鼠手裏抱着蜜桃，另一隻老鼠咬着牠的尾巴，彷彿小孩子搶食一般。阿芝，是齊白石幼年的名字，我想這幅畫畫的仍舊是白石老人自己，他一定是借老鼠搶食來懷念幼時與發小們搶食的童趣。

事實上，白石老人確實在鼠圖中傾



齊白石畫鼠

作者供圖

注了很多回憶、懷想，但他也通過畫筆來宣泄抨擊一些社會現象。比如他的鼠圖中，畫得最多的就是老鼠偷油的題材。小時候我們都念過一首童謠《小耗子兒》：「小耗子兒，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吱吱吱吱叫奶奶，奶奶不肯來，噉裏咕嚕滾下來。」狡黠的老鼠仰望著紅紅的燭台，一幅偷偷摸摸伺機行動的模樣，白石老人是通過這個題材來暗喻人的貪婪本性。不過他筆下的偷油鼠，寥寥數筆，畫得甚是憨態可掬。即便明知牠想偷油吃，面對稚趣肥碩的小鼠鼠們，你一絲一毫也討厭不起來，反倒想買一幅複製畫掛在房間，對自己說一聲：鼠年快樂，每天就這樣有吃有喝的挺好。

九江煎堆的年味及其他



自由談
朱昌文

春節將臨，市上各大超級市場的貨架上都堆滿了各式各樣的賀年食品，琳琅滿目，中西產品皆有，當中不乏來自中國各地的具有傳統地方色彩的特產，其一一必有敵鄉的名食——九江煎堆。

「煎堆碌碌，金銀滿屋」，在佛山南海九江鎮，金黃酥脆的煎堆象徵喜慶和財富，是人們過年不可或缺的食品，也是饋贈親友的上佳禮物，同時亦是祭祀祖先的必備供品。

清光緒末年，九江鄉人鄒便南改良了煎堆的製作工藝，稱之為「九江酥皮大煎堆」，廣受歡迎並在民間普及製作。一九三〇年代初，九江煎堆已有出口至港澳地區以至東南亞及美洲各地，與九江雙蒸酒、魚花一起被譽為「九江三件寶」。

雖然年月相隔半個多世紀，但是筆者猶清楚記得孩提時在鄉間農村生活的情景，每到寒冬臘月，幾乎家家戶戶都開油鑊炸製煎堆，村中周圍空氣散發着濃香的油氣味，沁入心脾，令人垂涎。大人們為防滾燙的花生油從油鑊濺出灼傷小孩，所以在炸製煎堆時都不許我們幾個小兄弟走進叫作「下間」的廚房，我們只能守候在外面，央求母親給我們各一塊剛炸好的煎堆品嘗，當咬進口裏，但覺齒頰皆香，美味至今難忘。而更難忘的是當時感受到那份溫暖心坎的母愛，以及隨後過年的歡樂。

過去幾十年來，「每逢佳節倍思親」，春節期間，當吃到來自家鄉的煎堆時，除了嘗到傳統的家鄉年味之外，心頭還會湧起一股對早已辭世的父母及今天仍健在的家鄉親友的濃烈



九江煎堆是佛山南海賀年食品
資料圖片

懷念。

煎堆歷史悠久，早在唐代，狀若圓球的煎堆就成為宮廷中的食品，也是民間春節的必備美食。唐人王梵有詩讚曰：「貪他油煎追，愛若菠蘿蜜」。到了清朝，九江人鄒便南覺得又硬又圓的煎堆不好入口，想法加以改良，便將煎堆的圓球狀改為扁圓狀，同時除了用上好糯米粉為主料之外，還加進爆穀、花生、芝麻作餡料，令其更容易入口和香脆可口，因而受到鄉親四鄰的喜愛，九江煎堆逐漸成為嶺南美食流傳下來。

鄒便南最初在九江鎮墟市擺賣煎堆，光顧者眾，到民國時期，便在太平東路開設了一家「鄒廣珍酥皮煎堆店」，並不斷改進工藝及創新品種，使煎堆廣受歡迎，聞名遐邇。鄒便南退休後，將煎堆店傳給兒子鄒日全，其後鄒日全又將店傳給了二女兒鄒珍珠經營。新中國成立後，鄒廣珍煎堆店被併入集體飲食企業，不再獨立經營煎堆銷售。一九五八年，九江酒家恢復生產九江酥皮煎堆。鄒珍珠隨後受聘加入九江酒家專責製作煎堆。一九八二年，鄒珍珠在九江鎮龍涌村開設「鄒廣珍老字號九江煎堆」作坊。一九八九年她申領了個體商戶營業執

照，改以「鄒廣珍·珍記煎堆」名號經營。

今天的「珍記」早已由鄒珍珠的兒子胡伯倫和他的兩個兒子接掌經營。現年已六十多歲的胡伯倫於年僅十歲時，就跟着母親在村裏幫手做煎堆，一做數十年。二〇〇七年開始，「珍記」煎堆廠店搬到龍涌村現址生產和經營，直至今日。

如何傳承九江酥皮大煎堆這美食？是胡伯倫三父子肩負的重要「家族使命」。九江煎堆早於一九八六年已編入《中國名土特產辭典》；二〇一一年，珍記九江煎堆作為傳統手工技藝被納入佛山市、南海區兩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二〇一五年，珍記九江煎堆作為傳統手工技藝被廣東省人民政府批准納入第六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為了令「鄒廣珍」這個百年金漆招牌繼續發光發亮，作為鄒廣珍煎堆的第四、五代傳人的胡伯倫三父子，過去十年不斷對煎堆的原材料和製作工藝進行了「更新換代」，與廠店內數十位師傅和工人一起努力，不斷改進，使煎堆的色、香、味得到進一步提升，受到海內外更多消費者的歡迎。

所有的孩子恐怕都不曾想到，世界上所有的相聚，都是限量版的。

但大人們顯然都深諳此道。所以每年春運期間的火車站，才會湧現出那麼多焦灼的面孔。思念、惆悵、期盼，所有的情緒在擁擠的人潮中被擠壓、膨脹。

過年，是一場公共的大型慶典，關係着中國人內心最深處的情感結構。

據說，今年的春運，預計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約三十億人次。這個數字着實讓人震驚。有人說，春運是地球上最大規模的遷徙活動，是中國每年都會上演的一場年度連續劇。人到底是一種需要儀式感的動物。對於中國人而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最重要的儀式是回家過年。每年的春運用龐大的數字告訴我們，回家過年對於中國人而言，是一種何其強烈的情感牽掛。

在遠古的民族記憶中，「年」是一種兇惡的猛獸。牠面目猙獰、生性兇殘。「年」平時散居於深山密林之中，每隔三百六十五

天便會竄到人群聚居的地方覓食。而且，「年」出沒的時間通常都是在天黑以後，直至第二天破曉才返回深山。後來，畏懼「年」的人們慢慢發現了「年」的軟肋：這個猛獸怕紅色、怕光亮、怕響聲。於是，每到「年」出沒的時間，家家戶戶都貼上紅紙，穿紅衣，掛紅燈，敲鑼打鼓，燃放爆竹，以此驅趕「年」。後來，紫薇星君降伏了「年」，讓牠成為鎮宅的益獸。過「年」，自此成為一個吉祥的節慶儀式。

如今，「年」對於中國人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一個節日。過年成為團圓的象徵。每到年關時節，各地遊子翻山越嶺，風塵僕僕，為的是趕赴一場一年中最重要的約會。在回家過年的列車上，大家同時擁有了

一個共同的新身體：歸鄉人。這場約會的對象，是「年」。它不再兇神惡煞，而長着一張溫情脈脈的臉。它的內容，可能是為了吃一頓盼了大半年的飯。那是媽媽的味道，千金難求；又或者，是為了和

兩鬢已斑白的父母守在電視機前，和小時候一樣，一家人一起看一場春晚；也可能，是想要好好地看一看家鄉的新面貌，認真打量在那些自己缺席的歲月中，家鄉的人、事、物，是否都已經變得陌生，抑或蒼老。

歲月不留痕，相親相愛的人並非永恆。一張張稚嫩的臉紛紛長大，終於知道一個本是老生常談，卻始終不願相信的真相。年少輕狂，總以為時間和機會可以肆意揮霍。只有當肉身被皺紋覬覦的時候，才會懂得並不是所有的相聚都可以遂心如意。

中國人到底是一個習慣「向後看」的民族。每年農曆大年三十那一晚，總有一首《難忘今宵》。實際上，一曲終了，「今宵」已是昨夜。大人們還在喝着，唱着，嘆着：今宵啊今宵，青山在，人未老。彷彿今宵之前，所有的憤懣與不滿都會成為往事。這一夜，它們都好像都住進了昨天的一個個房間，妥善安頓自身，如流水東去，不曾回頭。我們何嘗擁有這等「斷捨離」的勇氣？唯有

今宵，一個時間的斷點，「挾持」着每個人站在今年與明年的分界線上，告別昨天。這一夜，我們每個人都像活在新年賀卡裏，到處都是祝福和祈願，愛恨都變得豁達。這一夜，未來的所有可能性彷彿都在醞釀，它們都還沒發生，因此還有廣闊的想像的空間。我們所需要做的，僅僅是把陳舊的外殼剝下來，試圖重新塑造一個自己。

脆弱的凡人，多麼需要這一刻來告訴自己：往事如風。用斯嘉麗的口脛堅定地說：明年又是新的一年。

那些不斷前進的線性時間，歲月裏潛藏的所有的新生與劫毀，讓我們全部人成為一個龐大的共同體。時間匆匆，我們總是在追趕中馬不停蹄。時間的斷點以「新」與「變」為理由，成功地勸說疲憊的靈魂放下「我執」。這一夜，將進酒，杯莫停。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就在今宵，與天地萬物共溫柔。也許，這才是「年」帶給我們最大的慰藉。



如是我見
賴秀俞

難忘今宵